

書

二八  
之十  
八二  
百

唐書卷二百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三十三

宦者下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貌儇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廐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

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  
輔國能隨事齟齬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  
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  
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栽接總監使兼隴右  
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  
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  
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廳兒數十人吏雖有  
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諷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  
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  
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

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  
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兄皆位  
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  
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  
來起居太上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  
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玉真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黎  
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微賤雖暴貴力士等  
猶不爲禮怨之欲立奇功自固初太上皇每置酒長慶  
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  
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

主及如仙媛主之又召郭英又王銑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立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卽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斬一從者力士

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韡而走與力士對執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厓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流承恩播州魏悅濤州如仙媛歸州公主居玉真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劒百騎前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旣

得志乃厭然驕缺求宰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  
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已帝  
密擿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顓帝寢疾太子監  
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  
兗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  
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他殿  
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  
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  
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  
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

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陵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門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秘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

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鏐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

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養齋酖賜死事秘時無知者

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  
靳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  
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  
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  
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賜之夜分罷  
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  
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  
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  
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旣

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弑帝更衣室矯詔  
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  
詔絳王卽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顓兵  
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  
宰相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  
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  
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  
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  
宗卽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

尉世號東軍西軍帝冲駭喜鬪驚走馬數幸六王宅興  
慶池與諸王鬪驚一驚至五十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  
狎倚寵暴橫始帝爲王時與令孜同臥起至是以其知  
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爲父而荒酣  
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  
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  
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閼櫃坊茶閣  
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  
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弛內外垢玩  
旣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

惟佞鄙沓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  
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  
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  
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  
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  
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臣乘輿  
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  
卽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  
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  
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

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  
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怊然流涕令孜伺間開釋  
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鉉敬瑄  
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  
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  
及黃頭軍皆竊怨令孜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  
酒卽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  
士誠大願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戰党項薄契丹  
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知之密以醢注酒中琪  
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敬瑄討

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孜保東城自守  
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  
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  
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  
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  
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  
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  
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  
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  
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

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  
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參軍  
使人沈于墓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  
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  
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  
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復  
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  
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  
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卽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慤者  
富家子頗沈鷺賊在長安知慤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